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二十六回 代鴻雁一女戴星霜 效鸞皇兩雌誤雲雨

自是公擲眉螺鎖綠，壓癩銷紅，無知勸慰技窮，沒奈何將前夢解了一回。曰：「據妹妹這夢，是最吉祥的。扯妹的發，是結髮的兆。以鞋打妹，是和諧的兆。只是獅子吼，想是顏公夫人是妒忌的，也未可知。只要耐著性子，勿令削減了花容，終有個緣到的時候。」公擲曰：「若果緣有到時，萬年也耐得。只是憑虛的，有何准信呢。」無知曰：「我有個下下的策，沒來由，只管這樣行。」公擲問：「是何策？」無知曰：「沒奈何作封情書，須要哀藻豔思，挑得他情動的。待為姊改了男妝，與你帶去，看他看了書，怎的言語，隨機將妹妹心事告訴了他，他若是個有情的，必想妹妹，他若不想時，便是無情的了。我們早將心裡的情苗划去，一納頭做個長守寡罷了。」公擲點點頭曰：「這封書，須姐姐代作，才能悉這委屈。」無知應允了。想了一夜，才擬出這一篇駢體的稿來。公擲曰：「我不識字，念與我聽些個。」無知念曰：無力鄉長趙公擲斂衽百拜，書奉顏莊公才郎麾下：妾生十五年矣，垂髫稚女未解回文，赤腳村娃，何知習禮。只以生居瘠土，忘箕帚原婢妾之流；遂令力冠群雄，以巾幗儕鄉長之列。塵淹鬢影，未圍孫氏之屏，黛賤眉痕，敢冀張郎之筆。固安之而如命，豈偶也其必嘉。乃者全家沐德，許收先鄉長之屍骸；不圖上谷觀儀，得睹賢莊公之顏色。何郎拭面，粉光豔射千人；荀令振衣，茸彩香聞十里。加以文經武緯，德望日隆；大畏小懷，威聲風播。固男願為臣，女思請妾者也。妾以蒲柳陋姿，雲泥癡願；顛風頓雨，難展蕉心。恨水愁煙，空縈槐夢。慙慙絕粒，千牛之猛力全銷；裊裊餘絲，孤燕之殘魂將斷。徒以男家女室，終身思托命之錢；非關暮雨朝雲，一夕戀貪歡之枕。倘憐黃口，許列小星，永矢白頭，有如皎日。妾將以無力鄉之田籍，作妾奩資；以無力鄉之人民，作妾媵僕。入則妍爭巾櫛，笑啼甘效鴉頭，出則力佐鞭葦，生死長隨馬足。若拘彼俗情，以女求男為無恥；泥於成格，謂貴御賤為不倫。則待年有願，江汜難償。悅己誰容，鉛膏永廢。妾當骨毀形銷，訂良緣於再世；山長水闊，結幽怨於無窮。倘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者耶。雖然，重義者必能通其義；以義合義，鍾情者必能推其情。以情孚情，知公必不遐棄妾也。貌離神合，淚盡魂馳，臨楮不勝悚惶；羞赧之至。

公擲聽罷，歡喜曰：「書中典故，我雖不懂，只是這裡的意思，甚合我心。」遂拍著無知的肩曰：「姐姐真個女相如哩。」取幅白綾，教無知細細謄好，用針線縫著，佩在貼肉身上，選個精細有力，貌頗端正的女兵，扮個書童，無知扮做書生，帶些散碎金銀，公擲又脫金釧兩枚，親與無知帶在手裡，又解玉連環一具，贈與無知。無知曰：「妹妹懼我不還，故贈我玉連環麼。」公擲曰：「非也，只是配那金釧，取金玉因緣的意思。」無知曰：「前夜妹妹指著投南的雁，想他帶書，誰想今日我做了妹妹的雁兒了。只是天下事，不如意的十八九，況妹妹年輕，未得到K梅時候，須忍耐著，不要性急。」公擲曰：「若果事有成時，就等一年二年，也使得。即不然，等到白了頭，生等到死，死等到生，也是沒奈何的。」兩個又喃喃的互屬了一回。